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林外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儒林外史>>

13位ISBN编号：9787540215910

10位ISBN编号：7540215917

出版时间：2005-02-01

出版时间：北京燕山出版社

作者：吴敬梓

页数：375

字数：35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讽刺文学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以独到的视角，幽默、诙谐、辛辣的语言，揭示出人类社会的某些荒谬的生活、荒谬的观念、荒谬的行为，从而达到解放人的思想，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我国文学源远流长，但讽刺文学却比较贫弱。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林外史》就具有划时代意义了。
这部书在封建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看到了科举制、仕途名位、纲常礼教的缺点和丑恶，戳穿了读书人“内圣外王”、“仁义礼智信”的面具，描述了一批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如何出仕则成贪官污吏、乡居则为土豪劣绅的生存轨迹。
作者以冷静、锐利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嘲讽了科举制度扭曲人性、腐蚀灵魂的消极作用。
《儒林外史》同时也刻画了杜少卿这样超越时代的人物。
他不应考，不做官，不贪慕虚荣，愿意做真正的人、真正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形象，对于呼唤士子们猛醒，具有振奋人心的人格魅力。
西方文学中有句名言：文学就是人学，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一本研究人的大作，能够深入挖掘人类的灵魂，展现人类社会的真相，带给读者某种人生的启迪。
《儒林外史》通过对“儒林”中各色人等入骨三分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对时代的思考，其艺术魅力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生活在清朝初年的安徽。
。
“家世一度显赫，但他出生后已经衰落。
十八岁时吴敬梓考中秀才，其后则再难进迁。
清雍正十一年（1733）吴敬梓移居南京，穷困潦倒，经常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仅靠卖文和友人周济为生。
但是，正因为没有成就功名而浪迹天涯，吴敬梓才养成了豪‘爽、开朗、独立不羁的性格，积累了丰富的社会阅历，才能把文人学士和市井小人写得活灵活现。
吴敬梓是时代的叛逆者和先行者，他背离了当时文人雅士所走的科举正途，敢于写时人所不齿的话本小说，追问似乎毫无用处的“中国精神文化的价值”、“人的精神安顿和解放”等问题，看似荒唐无稽，实际正是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意义所在。
身前清贫寂寞的吴敬梓，实在比那些夺得头魁的状元郎伟大多了。
伴随人类的自我解放，讽刺新文学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五四时代，《儒林外史》的批判和解放精神引起后来者强烈的共鸣。
鲁迅先生评价说《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谪时弊”，并且为这部书被多年冷落而抱不平：“《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呼吁更多的人来读这本书。

内容概要

本书在封建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看到了科举制、仕途名位、纲常礼教的缺点和丑恶，戳穿了读书人“内圣外王”、“仁义礼智信”的面具，描述了一批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如何出仕则成贪官污吏、乡居则为土豪劣绅的生存轨迹。
作者以冷静、锐利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嘲讽了科举制度扭曲人性、腐蚀灵魂的消极作用。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
书中所表现的是作者吴敬梓亲身的所历所闻，也寄托了他看重文行出处、鄙视功名富贵的高尚情操。
小说以生动形象的笔墨，逼真地反映了社会，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
作者吴敬梓把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写科举的腐朽黑暗，腐儒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无不恰到好处，谑而不苛，不堕落暴露小说的恶趣之中。

作者简介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清代小说家，汉族，安徽全椒人。
吴敬梓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享年五十四岁（一生54年，在全椒23年，在赣榆10年，在南京21年）。
幼即颖异，善记诵。
稍长，补官学弟子员。
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
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赴廷试)。
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
又集同志建先贤两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
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
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
后卒于客中。
敬梓生平最恶举业，费20年心血所著《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一本作五十六回，又一本作六十回，均非原本）专写熬中于此者之真相，幽默诙谐，读之捧腹。
又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中国小说史略》并传于世。
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
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
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
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洪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
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直至1754年53岁去逝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该书中《范进中举》一文还被选入8（初二）年级上册的语文书。
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的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儒林外史>>

书籍目录

序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契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蓬公孙富室招亲 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上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腹溯　侠客虚设人头会 第十三回　蘧駣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儒林外史>>

章节摘录

插图：话说鲍文卿到城北去寻人觅孩子学戏。
走到鼓楼坡上，他才上坡，遇着一个人下坡。
鲍文卿看那人时：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绸直裰，脚下一双烂红鞋；花白胡须，约有六十多岁光景。
手里拿着一张破琴，琴上贴着一条白纸，纸上写着四个字道：“修补乐器。
”鲍文卿赶上几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会修补乐器的么？
”那人道：“正是。
”鲍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馆坐坐。
”当下，两人进了茶馆坐下，拿了一壶茶来吃着。
鲍文卿道：“老爹尊姓？
”那人道：“贱姓倪。
”鲍文卿道：“尊府在那里？
”那人道：“远哩，舍下在三牌楼。
”鲍文卿道：“倪老爹，你这修补乐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么？
”倪老爹道：“都可以修得的。
”鲍文卿道：“在下姓鲍，舍下住在水西门，原是梨园行业。
因家里有几件乐器坏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
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
还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
”倪老爹道：“长兄，你共有几件乐器？
”鲍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
”倪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拿来，还是我到你府上来修罢，也不过一两日功夫。
我只扰你一顿早饭，晚里还回来家。
”鲍文卿道：“这就好了。
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休要见怪！
”又道：“几时可以屈老爹去？
”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闲，后日来罢。
”当下说定了。
门口挑了一担茯苓糕来。
鲍文卿买了半斤同倪老爹吃了，彼此告别。
鲍文卿道：“后日清晨专候老爹厂倪老爹应诺去了。
鲍文卿回来，和浑家说下，把乐器都揩抹净了，搬出来摆在客座里。
到那日清晨，倪老爹来了，吃过茶点心拿这乐器修补。
修了一回，家里两个学戏的孩子，捧出一顿索饭来。
鲍文卿陪着倪老爹吃了。
到下午时候，鲍文卿出门，回来向倪老爹道：“却是怠慢老爹的紧，家里没个好菜蔬，甚为不恭。
我而今约老爹去酒楼上坐坐。
这乐器丢着明日再补罢。
”倪老爹道：“为甚么又要取扰？
”当下两人走出来到一个酒楼上，拣了一个僻净座头坐下。
堂官过来问：“可还有客？
”倪老爹道：“没有客了。
你这里有些甚么菜？
”走堂的叠着指头数道：“肘子、鸭子、黄闷鱼、醉白鱼、杂脍、单鸡、白切肚子、生焰肉、京焰肉、焰肉片、煎肉圆、闷青鱼、煮鲢头，还有便碟白切肉。

”倪老爹道：“长兄，我们自己人，吃个便碟罢。
”鲍文卿遭：”便碟不恭。
”因叫堂官先拿卖鸭子来吃酒.再焰肉片带饭来。
堂官应下去了。
须臾捧着一卖鸭子、两壶酒上来。
鲍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杯，坐下吃酒。
因问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因甚做这修补乐器的事？
”那倪老爹叹一口气道：“长兄，告诉不得你！
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
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
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儿女又多，只得借这手艺糊口。
原是没奈何的事厂鲍文卿惊道：“原来老爹是学校中人，我大胆的狠了！
请问老爹几位相公？
老太太可是齐眉？
”倪老爹道：“老妻还在。
从前倒有六个小儿，而今说不得了。
”鲍文卿道：“这是甚么原故？
”倪老爹说到此处不觉凄然垂下泪来。
鲍文卿又斟一杯酒递与倪老爹，说道：“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说。
我或者可以替你分忧。
”倪老爹道：“这话不说罢，说了反要惹你长兄笑。
”鲍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
老爹只管说。
”倪老爹道：.不瞒你说，我是六个儿子。
死了一个，而今只得第六个小儿子在家里。
那四个——”说着，又忍着不说了。
鲍文卿遭：“那四个怎的？
”倪老爹被他问急了，说道：“长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
我不瞒你说，那四个儿子，我都因没有的吃用把他们卖在他州外府去了！
”鲍文卿听见这句话，忍不住的眼里流下泪来，说道：“这是个可怜了！
”倪老爹垂泪道：“岂但那四个卖了。
这一个小的将来也留不住，也要卖与人去厂鲍文卿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舍得？
”倪老爹遭：“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
”鲍文卿着实伤感了一会，说道：“这件事我倒有个商议，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说。
”倪老爹道：“长兄，你有甚么话只管说，有何妨？
”鲍文卿正待要说，又忍住道：“不说罢。
这话说了，恐怕惹老爹怪。
”倪老爹道：“岂有此理！
任凭你说甚么我怎肯怪你？
”鲍文鲫道：“我大胆说了罢。
”倪老爹道：“你说，你说。
”鲍文卿道：“老爹，比如你要把这小相公卖与人，若是卖到他州别府，就和那几个相公一样不见面了。
如今我在下，四十多岁，生平只得一个女儿，并不曾有个儿子。
你老人家若肯不弃贱行把这小令郎过继与我，我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与老爹。
我抚养他成人。
平日逢时遇节可以到老爹家里来。

后来老爹事体好了依旧把他送还老爹。
这可以使得的么？
”倪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儿于思星照命，我有甚么不肯？
但是，既过继与你，累你抚养，我那里还收得你的银子？
”鲍文卿道：“说那里话？
我一定送过二十两银子来。
”说罢彼此又吃了一回，会了账。
出得店门.趁天色未黑.倪老爹回家去了。
鲍文卿回来把这话向乃眷说了一遣，乃誊也欢喜。
次日，倪老爹清早来补乐器会着鲍文卿，说：“昨日商议的话我回去和老妻说，老妻也甚是感激。
如今一言为定，择个好日，就带小儿来过继便了。
”鲍文卿大喜。
自此，两人呼为亲家。
过了几日，鲍家备了一席酒请倪老爹。
倪老爹带了儿子来，写立过继文书，凭着左邻开绒线店张国重，右邻开香蜡店王羽秋。
两个邻居都到了。
那文书上写道：“立过继文书倪霜峰，今将第六子倪廷玺，年方一十六岁.因日食无措，夫妻商议，情愿出继与鲍文卿名下为义于，改名鲍廷玺。
此后成人婚娶，俱系鲍文卿抚养，立嗣承桃，两无异说。
如有天年不测.各听天命。
今欲有凭，立此过继文书，永远存照。
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立过继文书倪霜峰。
凭中邻：张国重，王羽秋..都画了押。
鲍文卿拿出二十两银子来，付与倪老爹去了。
鲍文卿又谢了众人。
自此两家来往不绝。
这倪廷玺改名鲍廷玺，甚是聪明伶俐。
鲍文卿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不肯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
到十八岁上，倪老爹去世了，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
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人土。
自此以后，鲍廷玺着实得力。
他娘说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儿、女婿。
鲍文卿说他是正经人家儿女，比亲生的还疼些。
每日吃茶吃酒都带着他，在外揽生意都同着他，让他赚几个钱，添衣帽鞋袜。
又心里算计，要替他娶个媳妇。
那日早上正要带着鲍廷玺出门，只见门口一个人，骑了一匹骡子，到门口下了骡子进来。
鲍文卿认得是天长县杜老爷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爷，你几时过江来的？
”邵管家遭：“特过江来寻鲍师父。
”鲍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儿子也作了揖。
请他坐下，拿水来洗脸，拿茶来吃。
吃着。
问道：“我记得你家老太太该在这年把正七十岁，想是过来定戏的？
你家大老爷在府安否？
”邵管家笑道：“正是为此。
老爷吩咐，要定二十本戏。
鲍师父，你家可有班子？

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过去。
”鲍文卿道：“我家现有一个小班，自然该去伺候。
只不知要几时动身？
”邵管家道：“就在出月动身。
”说罢，邵管家叫跟骡的人，把行李搬了进来，

媒体关注与评论

眼前一笑皆知，己不是区区陌路人。
——吴敬梓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